

奇怪的故事

A. 託爾斯泰等著
金 譯

萬 葉 書 店 印 行

目次

奇怪的故事	A · 托爾斯泰	一
難事	N · 葉麥麗揚諾娃	二四
驕傲的柯仙妮亞	A · 卡拉娃耶娃	五一
專家	克雷斯夫	八一
老楊樹	謝維洛夫	九二
坦莎	B · 郭爾巴托夫	一〇四
悲劇	希斯科夫	一三九
伊萬諾娃	V · 英培爾	一四六
蛇	普里希文	一五六
在南方的天下	N · 普里鮑依	一六五
懷疑者	L · 彼爾沃馬衣斯基	二〇二
後記		二一四

奇怪的故事

A·托爾斯泰

就是它們……排著隊魚貫而爬——一輛，兩輛，三輛——畫著白圈，像貓眼睛一般，還有黑十字……普拉斯珂維亞·薩維士娜站在漂特爾·菲里波維支的背後畫了一下十字。坦克車剛一轟隆隆隆響，他就跳到長凳上去對著小窗戶，緊貼在玻璃上，但是當她畫十字的時候，他急忙轉過身來，硬毛的連鬚鬍子中間露出了稀疏的牙齒，笑了。坦克車後面是裝滿了平坐著兵士的大型載重汽車，順著泥濘的村路經過。也是灰色的、死人一樣的、可憎的德國人的臉用空虛的眼睛，從深深的鋼盔——閃爍著一層灰色的潮溼的光——下面向外望著。

通過的縱隊的喧嘩聲平息下去。又開始傳過來很遠的雷鳴般的轟隆聲。漂特爾

· 菲里波維支離開了窗戶。他的眼睛上的全部皺紋都笑了，在眼縫起的眼皮裏面略能看到的眼睛莫明其妙地閃爍了。普拉斯珂維亞·薩維士娜說：

「主啊，真可怕呀……噢，怎麼辦，漂特爾·菲里波維支也許，現在我們能像人了吧？」

他沒有回答。矮小的、紅頭髮的、鼻孔寬大、頭髮光禿的他坐著，用手指甲敲桌子。普拉斯珂維亞·薩維士娜想要談談有關他們房子的事，但是她的嘴被膽怯封閉住了。她怕了丈夫一輩子，從一九一四年，把他從一個窮苦家庭帶到一個富裕的舊教徒家庭裏的時候就開始了。多年以來彷彿不覺得怎樣了。本年春天，當漂特爾·菲里波維支受滿了十年的刑罰，又回來的時候，她又開始怕他了，現在她是覺得非常氣惱：這種恐懼是爲了什麼？他既沒打她，又沒罵她，但是只要一扭頭，他就像對於什麼都嘲笑，他就像有些什麼神祕事件。從前他們在家裏根本就不知道怎樣叫讀書，現在他從村圖書館裏把報拿回來，還點上火油燈讀書。爲了這特意從北方帶來一副眼鏡。

普拉斯珂維亞·薩維士娜什麼話也沒說，開始準備午飯，把白菜、葱、青菜都切碎，

向杯子裏倒了些稀克瓦斯，氣勢洶洶地喊叫孩子們喫了些生了鹹的乾糧米、麪粉、燻鵝和燻肉——這都是收藏起來防備被德國人看見的。漂特爾·菲里波維支和平日一樣，在拿起杓子之前，先從袖子裏伸出點手臂來，從肘部彎起來，用手掌撫摸一下頭髮，——他這是一種從父親學來的習慣。當他把手放下來時，普拉斯珂維亞·薩維士娜忽然表現著女人的矛盾說道：

「把村蘇維埃的匾摘下來啦，現在一定要把房子還我們啦。」

她放下杓子，用圍裙擦擦眼淚，不住氣地把話句撒出來——形成了很長的、聽過不下百次的抱怨。

漂特爾·菲里波維支和孩子們——也是像父親那樣紅頭髮的男孩子，十二歲的女兒，一張乳白色的、憂鬱的臉——一聲不響地繼續喝菜湯。最後普拉斯珂維亞·薩維士娜說出了那種使他煩心的新意見：

「布拉郭威士琴斯克村派一個刑事犯人——大家都這樣說，——當了村長，給了他一所甄蓋的樓房和馬……但是你呀，也有受過苦的功勞啊……」

「普拉斯珂維亞·薩維士娜，你真是一個全世界的女混蛋！」漂特爾·菲里波維支只回答這話，而且是回答得如此肯定，使她打斷話頭，沉默下去。

次日來了幾輛載重汽車，坐著德國人，已經不戴鋼盔，而是戴的輕軍帽。軍官們占據了有鐵屋頂的好房子，那是漂特爾·菲里波維支的父親住的房子，坐落街對面，和現在他住的小房子斜對著；兵士們都分住到小房子裏去了。還是在這以前好幾天，差不多全體青年——女孩子和未成年的小夥子們，都從村中逃出去了，也不知是什麼人把他們引誘走了。德國人對這很不滿意。他們在司令部門上和井沿上貼上了布告，——用兩種文字印在很漂亮的紙上的，——對俄羅斯人活動的規則，唯一的處罰——死刑。後來開始挨戶搜查。被嚇壞的普拉斯珂維亞·薩維士娜講述，有一個兵士到他們家去——是一個專門尋覓隱藏起的小豬的人；他輕輕的走進院子，開始哼吟起來——你就辨不出真假；哼吟啊，聽聽啊。的確，在幾家院子裏他喚出小豬來了，而且那還是已經很嚴密地藏在閣樓上的哩……就是爲了這後來女人們就哭起來啦……

德國人搶去所有的東西，把小房清理到光光的。普拉斯珂維亞·薩維士娜難過了，夜間把用過的舊東西從箱子裏搬到地窖裏，從那兒——又送到煤灰堆裏，埋到爐坑裏，或者還送到也不知什麼地方去。最後，漂特爾·菲里波維支躁著腳向她喊叫：「你定心坐著吧，或者滾出去，死到什麼地方去，滾吧……」他們的房子彷彿被監視起來了，把它巡查遍了。最後來了兩個抗來復槍的人。漂特爾·菲里波維支把還是他父親戴過的羊皮帽子移到眼睛上，鎮定地在兵士中間走著。他在司令部的臺階旁邊停下，看了看，一個身材身長大戴著眼鏡的，完全是知識分子外表的德國人，正把一個十四歲的圓臉的女孩子向自己懷裏拉，注視著她和撫摸她；她害怕地架起胳膊肘子來，悄悄說：「不要啊，叔叔，不要啊。」他把她揪在兩膝中間，用巨大的紅手揪她的胸部。她哭了。他向她的後腦海上推了一下，——她顫了一下，走了；他正了正眼鏡，向漂特爾·菲里波維支看了一眼，——不是對著臉，不是對著眼，而是向上看。

「這就是漂特爾·郭爾希柯夫嗎？」他有點氣喘吁吁地問。

漂特爾·菲里波維支跟著長大身材的德國人走進他所降生的、長大的、結過婚

的、埋葬過父親母親和三個孩子的那座房子去；這座房子在他身上懸了一輩子，好像鄉下人身上的獨眼兒神一樣，使他變成了駝背。牆壁很新鮮地粉刷過，地板擦得乾乾淨淨；有三個窗戶的屋內散發著雪茄煙氣味；從前過大節日的時候，郭爾希柯夫家的人們就在這兒圍坐在桌子旁邊。第二個德國人小心地放下鋼筆，也是從腦袋上面向走進來的漂特爾·菲里波維支看了一眼，用俄國語說道：

「摘下帽子來，坐在門口的椅子上。」

這個德國人很漂亮，留著小黑鬍子，油亮的分髮；黑色的領鈕上——銀色的閃紋，那是用古代的楔形字母來表示「S」和「S」兩個字母的●，同時也是日耳曼戰爭之神——陶拉——的主要標幟。

「您的歷史我們知道，」他在沉默片刻之後開口，「您是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我希望您仍舊是這樣的人（漂特爾·菲里波維支把制帽放在膝蓋上，伸出連鬚鬍子去，透過皺紋包圍的眼縫，用閃爍的瞞仁向軍官老爺望著。）我們要您幹什麼嗎？我們要您對於居民的一切情報，特別是和游擊隊聯絡的情報；強迫居民工作，——俄國人

是不會工作的，我們德國人不喜歡這個：人應當從早到晚工作，工作一輩子，不然死神就在等候他；在我的故鄉，我的父親有一個小磨坊，一條狗在拉磨，——牠晝夜拉著磨輪子跑；狗——是聰明的畜牲，牠要生活，——我不能說俄國人能趕得上這個的……因此，您將要被任命充當蔑德月陀甫克村的村長。星期一您將要參加兩個游擊隊員的執行死刑。這以後您就可以擔任自己的職務了……」

漂特爾·菲里波維支回家了。妻向他奔過來。

「喂，他們對你說什麼？房子還我們嗎？」

「有什麼呢，有什麼呢，」漂特爾·菲里波維支回答，疲倦地坐在長凳上，解著圍

巾。

「他們還對你說什麼啦？」

「他們囑咐，叫你給我把澡塘子燒燒。」

普拉斯珂維亞·薩維士娜不敢張口了，閉住了嘴唇，呆呆地望著丈夫。但是不敢再問……「不過也許是真的——今天是星期六，德國人喜歡有秩序的……」她穿

上靴子，到小河邊去燒溲塘子了。

漂特爾·菲里波維支很舒服地洗了洗澡，喝了頓茶，躺下去睡了。還是天亮以前他已經不在家了。

使領子上有閃光紋的漂亮德國人非常不安的，游擊隊有一個司令部——如果照直路計算，距離蔑德月陀甫克村並不遠，但是要想到那裏卻很困難：羊腸小道和略能辨出的小徑，只有本地人纔熟悉的道路，通過濃密的小松樹林子，赤楊和其他樹木的亂叢，直到池塘邊；司令部就設在池塘中間一個堅固的小島子上；所有通到島子上的通路都設置了掩蔽哨；德國人不敢冒險把鼻子拱進這片樹林子來。陌生人走進那兒——他會聽見，忽然旁邊有啄木鳥的啄木聲，遠遠地有鷓鴣呼應牠的聲音，奇奇怪怪的聲音順著整個樹林子滾——叮噹聲和嘯叫聲，鳥鴉的呱呱聲，狗的狂吠聲……陌生人會感覺到很難過……

今天風平浪靜，下著毛毛細雨。游擊隊司令部裏並沒有預見到什麼巨大的戰鬥的象徵。小組——三四個人——和平常一樣派出去了；一部分——去偵察，另一部

分——在大道上埋地雷。特別組還是天沒亮的時候就在等候軍用火車，用石灰灌注的鐵路基兩旁，爲了要發現游擊隊的蹤迹，每隔兩公里地方就有德國人的哨兵瞭望，憂傷地 and 害怕地向兩邊看望。離他們十步路遠，一片小池塘的蘆葦叢裏，一個擔任監視哨的女孩子臥在折斷的葦枝下面，背著一枝卡賓槍，還有兩枚黑色的手榴彈，有鵝蛋大小；稍遠處，一棵砍倒的大樹根背後坐著一個男孩子——他曾經看到戴鋼盔的渾身灰綠色的兵士們把他全家人——母親、祖母、小妹妹——都推進裝乾草的板棚去，夜間草棚著了火，在許多呼叫聲中聽到了母親的聲音……男孩子的臉是黃色的，布滿了老人的皺紋，他的眼睛也不離開沿著路基走動，深深扣著鋼盔的德國人。

當一個哨兵已經走過游擊隊員們所注意的地方時，就有一個穿一身緊結著皮帶的、扣著鈕子的羊皮上衣的敏捷青年在他的背後只一跳，越過了路基，把自動步槍挺到自己前面，另外一個青年立刻也是那樣沒有聲音地，從灌木叢中奔出來，用迅疾的行動開始把複雜的和恐怖的炸彈埋到鐵軌下面去。

樹林子震得轟響，在路線拐彎處就可以看見火車的全身來到了；噴出了白色的

煙團拖到地面上，在留得高高的樹根和稀疏的細樺樹中間亂滾。巨大的、在輪子上架著的、熱氣騰騰喘息的火車頭靠近了；哨兵們從路基上下來，表示道路可以自由通行。火車頭前面發出了尖利的爆炸聲，沙土旋風般飛舞起來，鐵軌的碎片吱咯響著飛到一旁去了；火車頭就用全部猛烈飛進的重量栽進道木去；車輛一輛跟一輛地移動著，乒乒乓乓響著，開始從後面堆集到火車頭的翹起的尾巴上去，彎了過來，沉重地顛覆到斜坡下去。許多灰綠色的人們都從它們裏面哼唧著跑出來……

除了這樣的事情以外，游擊隊在這個早晨還有很多其他的工作。參謀長葉福求，霍夫，輕輕地和客人——騎兵偵察隊長伊萬·蘇達列夫——在談話。他們坐在偽裝著的土穴附近，一棵砍倒的松樹上，冒著濃濃細雨，喝著紛獲的洋鐵罐頭裏的，還是普希金早就歌頌過的法蘭西香檳酒。這樣潮溼的天氣，兩個人的舊傷都有些難過。葉福求和霍夫講述各種困難和有關由於他對敵人戰鬥準備情報的不足而造成的失敗，講述在德國人後方所發生的事件。

「需要一個深入的偵察員，哪兒去找這樣的人呢？這就是我的苦惱。」

「你的苦惱是正確的，」伊萬·蘇達列夫批判地說，把鐵罐裏的剩餘的薄酒汁都傾出來。「沒有深入的偵察，就等於眼睛被蒙起來的勇士去打仗，而且這真是荒乎其唐。」

在談這話的時候，被雨水淋成灰白色的小松樹搖晃了，撒落著雨點，出現了兩個女孩子，都穿著深色的、溼透了的制服，短裙子，長靴子她們手裏端著上了刺刀的來復槍，領著漂特爾·菲里波維支，郭爾希柯夫。他的眼睛用一塊布手巾紮住，把兩手伸到自己前面。姑娘們爭先恐後地搶著說明，講這個人如何在離這兒三公里處被她們抓住，也不明白他是怎樣穿過掩蔽哨的。

「這是一條肥胖的鯽魚，」伊萬·蘇達列夫對參謀長說。「我曾經在蔑德月陀甫克他家裏住過一夜，能幹和狡猾，他說的話很有趣。」

姑娘們給漂特爾·菲里波維支解開眼睛，把來復槍抗到背後去，不願意離開他。漂特爾·菲里波維支擡起頭來，向霧濛濛的林頂上望著，嘆口氣：

「實在，我是到您這兒來的，我有事情找您。」

「奇怪，您有什麼事情能來找我，」參謀長回答，凝固地和冷冷地望著他。「怎麼的，德國人欺侮您嗎？」

「相反，德國人並不欺侮我……我曾經爲了危害罪坐了十年監獄。」

「您知道嗎，郭爾希柯夫，現在您——不速之客——既然來到這兒，您要回去可就難啦！」

「怎麼，知道啊……我是來送死的……」

參謀長和伊萬·蘇達列夫互望了一眼，在木柱上挪動了一下。

「您請坐吧，郭爾希柯夫，說話會方便一點。爲什麼您挑了這樣個複雜的自殺方法？」

漂特爾·菲里波維支坐在一根小木柱上，雙手交叉在肚子上……

「考慮，考慮過了，你們是不會相信我的……沒有法子再讓步了，——昨天他們把我叫了去，你看，叫我擔任村長職務……德國鬼子——要連環保，而且決定要我來幹犯罪工作：星期——一定要參加執行你們兩位游擊隊員的死刑……」

葉福求霍夫再也在木柱上坐不住了。

「你他媽的，鬼！」

他站在漂特爾·菲里波維支面前的時候，連他的眉毛都歪了，用眼盯進了他的看不透的眼縫。

「坐下，你這樣是永遠來得及的，」伊萬·蘇達列夫對他說。「繼續下去，郭爾希柯夫，我們聽您的話。」

「首先我想告訴他的確我是一個犯過罪的人，受裁判是對的。我沒有參加過任何團體，這是他們連累了我，不過——有過恨意。這就是一切……我不相信我的孩子們會過得好，能有足夠的、足用的東西……我老頭子是要懷著光明的心地死去的，要人們來寬恕我……要光榮地把我葬在俄羅斯的土地上……我是沒有什麼可寬恕的……嗚，那件事是和一個農家發生的關係。他給了我點藥麪……想啊，想啊！母牛們，養育我們的恩人，小馬們——牠們有什麼罪過？我把這些藥麪扔了，我是做過這件壞事的。可是那個農家到底落了網，而且在偵察時把我供出來了……可是我恨得

一聲也不響好吧，充軍吧……」

「奇怪的故事，」參謀長一直還沒安定下去。

「它有什麼奇怪？俄羅斯人——不是平常的人，俄羅斯人——是計畫巧妙的人。我在勞動營工作了十年，——怎麼，反復想的少嗎？這樣：漂特爾·郭爾希柯夫，你受苦……啊呀，對不起，我還要加上我們的房子的事，那是父親的，一座鐵房頂的房子，——對於這座房子不放心的是普拉斯珂維亞·薩維士娜，並不是我，對於這，我心早已死了……你是為什麼道理受苦？在離我們勞動營不遠處的普司託捷爾斯克城裏，有一位阿列克塞·米海依洛維支皇帝駕前的叫阿瓦庫姆的老神父坐在坑裏。因為他不肯住口，把他的舌頭割掉了；他帶著半截舌頭坐在坑裏。寫了一篇給俄羅斯人民的檄文，請求俄羅斯人民依照真理生活，站起來擁護真理，甚至於到死……阿瓦庫姆的文章我讀過了，——那時候是一個真理，今天——是另外一個真理了，但是真理……但是真理就是——俄羅斯的土地……」

「他說的很誠懇，」伊萬·蘇達列夫對參謀長說。「繼續下去，郭爾希柯夫，簡單

說到事情上去。」

「我們不用忙，就會說到事情上去。一個德國鬼子軍官，昨天說到自己的狗，是聰明的和有益的畜牲，他說，這是俄羅斯人都趕不上的。德國人嘲笑我們……啊？」漂特爾·菲里波維支突然間把皺紋舒展開，用無光采的，圓圓的沉重的眼睛向聽的人們看了一眼，「他們嘲笑我們俄羅斯人民，哪，淨是些臉也不洗、頭也不梳的笨蛋中的笨蛋，——把他打死……昨天另外一個小軍官在街上當著許多人就動手摸索一個小姑娘，基塞蓼娃·安姐特珈，是那樣一個漂亮的可愛的小姑娘……這是怎麼瞭？解法怎麼的，是反基督的人來了嗎？俄羅斯的土地完結了嗎？蘇維埃政權要武裝起人民來，進行戰鬥，以便制止該死的德國人對我們的嘲笑……同志，你們是做的重要工作，謝謝你們……蘇維埃政權——是我們的俄羅斯人的，農民的政權……我早已把自己個人的問題收拾起來和忘掉了……」

漂特爾·菲里波維支兩肘交叉撐住，用手掌遮住羊皮帽子沿下面的額部。

「現在——請判決吧。把我帶進樹林去，槍斃吧。我準備好了，說實在話，只是有點